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四六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46)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934)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希腊 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941)	1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935)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P. D. 莫罗佐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46)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4)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41)。
3.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5)。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4)和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希腊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41)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土耳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5)

1. **主席：**希腊代表和土耳其代表已要求安理会按照现行程序准予他们参加讨论列入我们刚才通过的

议程中的两个问题，但无表决权。如果安理会各位代表没有异议，我将邀请希腊代表和土耳其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D. S.*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和 *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将讨论列入议程的下一个项目，该项目是关于希腊常驻代表在九月五日和八日的信件[S/5934、S/5941]¹中提出的各项问题。

3. 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土耳其对希腊所采取的日益增多的敌对和挑衅行为，已在两国关系中造成了严重紧张状态并导致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局势，为此希腊政府不得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

5. 土耳其政府对它在地中海另一部分蓄意加剧的这种威胁性的危机似乎还嫌不够，六个月来它一直对希腊本土采取一种双管齐下的侵略政策，这些表现我已在作为安理会 S/5665、²S/5702、²S/5909³ 和 S/5933³ 号文件发表的信中以及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6. 土耳其军用飞机曾一再入侵希腊领空，土耳其外交部长曾作了一些发言，他两眼盯着希腊的国土，谈论力量平衡问题，却忘记了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纪的观念；土耳其曾通告废除一系列希土条约，但是只要对它方便，它就利用某些其他协定，以便在他所谓“预防性”行动的借口下轰炸平民。当危机处在高峰时，土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²同上，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³同上，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土耳其曾扩张它的领海，这是一种单方面的措施，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损害希腊的利益。我们在安卡拉的大使馆，在士麦拿的领事馆以及在伊斯坦布尔的新闻处，都曾遭到多次暴力袭击，危及那些地方的希腊外交人员的生命安全，因为土耳其甚至对这一最可尊敬的传统，即对外国使节的尊重，也不予理会。

7. 安理会刚才听到的一系列事实，清楚地说明各式各样的挑衅手段都已用上了。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实施一项消灭希腊人的计划使这一政策达到了顶点。

8. 正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是些什么情况呢？这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情况：首先，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引起了焦虑不安的等待，接着是听到敲门声，被押送去警察局留下指纹，照下侧面相、半身相和正面相；然后警察把这名希腊人押送回家，宣布他的财产、家具、衣服和私有物品一律予以没收，再把房屋贴上封条。于是这名希腊人就加入那些等候在希腊领事馆门口的其他被驱逐出境的候补者的行列。他将在那里领到一张去雅典的飞机票，在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内从土耳其驱逐出境，再也没有回来的希望。

9. 这就是正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情况。这段描述不是我造出来的，我是在国际报刊所发表的许多伊斯坦布尔来信中的一封信里看到的，我提到它只是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真正悲惨的情景。

10. 迄今为止差不多已有一千一百人——我重复一遍，一千一百人——被驱逐出境了；在这项消灭计划开始实施时，一月至四月间被逐的有三十三人，五月份有三十六人，六月份有三百三十三人，七月份则以六百十三人而打破了记录。而且事情还在继续进行。这些数字是土耳其当局所承认的。但是还不止这些，因为还有那些被逐者的家属，随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一起流亡。

11. 还有土耳其政府的发言人I.索伊萨尔先生在八月十三日所作的发言，他说：“在伊斯坦布尔的总数约为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希腊国民，可能被‘集体’驱逐出境。”我重复一遍：“集体”。这位可敬的官员还补充说：“我们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12. 在研究那些促使安卡拉实施这项消灭计划的原因之前，我将概略地叙述一下土耳其政府在同一期间所实施的某些附带措施。

13. 首先是用一些违反有关法律的精神和条文的武断解释来禁止从事许多种商业和职业。接着，土耳其的银行，遵照政府的指示，对全部属于或甚至只有部分属于希腊国民的企业拒绝给予任何贷款或贴现，并且冻结它们的帐户。属于希腊国民的不动产的变更所有权合同不予编入地籍登记，因此，这些人就不能出售他们的产业。最后，还有课税这个可怕的武器。与有关纳税人的收入完全不相称的并且比他过去所应付的税款多上几倍的巨大金额，现在突然要他交纳。当这些人，我已经说过，由于他们的银行帐户已被冻结，他们的不动产已被弄得无法出售，因而完全不能交付税款时，土耳其当局就没收他们的动产、货物、家具，甚至他们的私人所有物。

14. 这种行动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在把希腊人驱逐出境之前，搞得他们经济上破产。

15. 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纽约时报所发表的J.沃尔兹先生的一封信，描述其结果如下：

“在伊斯坦布尔商业区，可以看到许多希腊人开设的店铺都上了扣锁。它们不是奉政府命令封闭，就是因为业主被命令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妻子儿女陷于穷困无依的境地。

“每天早晨，大批希腊人拥进希腊领事馆的拱形休息处，请求给予帮助或指示。有些人接受领事馆所提供的应急救济金；其他一些人则穿得好一点。有些人老迈衰弱。他们心情焦急，讲话未免粗声大气，甚至争辩得面红耳赤。有些人伤心落泪……”

“希腊人仔细查阅伊斯坦布尔报纸公布的名单，唯恐发现自己的名字。如果发现名列其中，他们就到警察局去留下指纹，照下相片，并在驱逐出境的声明上签字。他们限于一星期内离境，押送他们的警察监督他们依限出境。”

16. 几个星期前，我在雅典看到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今年这个时候涌到雅典的数以千计的外国访

问者也看到他们悲惨地在外交部门口排队，等候着一份微薄的救济金。

17. 伊斯坦布尔当局小心安排不让这些不幸的人们在希腊航空公司有班机的日子离境。一位土耳其官员说过：“土耳其航空公司该从这个机会中得到好处，这才公平合理。”

18. 土耳其政府曾声明，它不打算把我刚才列举的那些措施推行到伊斯坦布尔的少数民族头上。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由两种成分组成：即我刚才谈到的希腊国民和土耳其籍的希腊人，后者约七万人。

19. 但是，这两种成分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集团。希腊国民和其他人一样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在术语上是希腊国民，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是在一八三〇年希腊王国成立时，或是在后来并入希腊的。虽然他们持有不同的护照，但是，把他们与少数民族联结在一起的家族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消灭希腊国民实际上就等于消灭同样多的希腊少数民族。

20. 何况，土耳其人在过去进行迫害时，他们自己对此也是不加区别的。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进行反希腊人的集体迫害时——这一事件，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的土耳其革命之后对政府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时证实是由当时的土耳其政府所唆使的——民众在当局的默许下，对伊斯坦布尔的凡属希腊人的东西进行了袭击。有几个人死亡，但是有七十所希腊教会遭到洗劫和焚毁，二十六所学校被抢劫一空，两座公墓被破坏；墓穴则遭到亵渎并被掘开，不问所葬死者是什么国籍。根据土耳其当局所确认的统计数字，超过四千所商店和工场、一千幢房屋、十一所托儿所、二十七家药房和实验室、一百一十家饭店、十二家旅馆和供应膳食的寄宿舍都被认为是希腊人所有而遭到暴徒的捣毁，不问它们是属于希腊人社会还是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数民族。

21. 我不得不提到这些事件，因为这说明土耳其人在对待这两种希腊成分上是如何的不分青红皂白；因此，我们听取他们所发表的关于少数民族的宣言时，又是抱着什么样的保留看法和不安心情。

22. 就在目前，他们也没有作出任何区别对待，因为就在他们向国外作出保证的同时，他们正在土耳其国内对这些不幸的人们采取无情的措施，这些措施甚至扩大到伊姆罗兹和特内多斯这样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居民头上。

23. 目击目前正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公平无私的观察者，都知道希腊少数民族这月来所遭到的神经战是多么难以忍受。一位外国记者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除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外，他们还是心理战的目标。通过报刊和电台，以及那个“最优越的”心理战武器——有计划的散布流言蜚语的运动——进行种种威胁和辱骂，保持了一种真正的歇斯底里气氛。

24.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频繁地举行狂暴的示威游行时，号召对凡属希腊人的东西，一律予以抵制，并且散布仇恨，因此造成了恐惧。这种恐惧甚至在学校里也能感觉到，那里的土耳其教师要希腊学生写题为“希腊人的暴行”之类的论文，并且强迫他们——实际上是命令他们——为“我们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兄弟们”捐款奉献。

25. 更有甚者，就是对普世东正教大主教教区的侵扰，这个教区是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圣所和东正教信仰的母教会，是一个古老的圣教机构，其精神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土耳其政府曾声称它将尊重阿森纳戈拉斯大主教陛下；但是，就在这同一时刻，他们用各式各样使人为难的措施和奸诈手段对他进行刁难。

26. 两名圣教会议的成员被褫夺了土耳其国籍并被立即驱逐出境。同样的办法也用于其他圣教高级神职人员身上。大主教教区的出版社被贴上了封条。教区的孤儿院在荒谬的借口下被关闭勒迁。当大主教准备前往圣地朝觐罗马教皇陛下时，他焦虑不安地等待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领到护照。放映有关这次圣教会议的电影，被宣称为对东正教圣职有害，并借此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

27. 这种对普世东正教大主教的刁难行为，由于在世界各地的宗教界激起了义愤，才不得不终止。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每逢想要在土耳其的希腊人中间

散布恐怖情绪的时候，遭到攻击的受害者或许只是一个人，或许就是整个希腊族，那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和适当的时际而定了。

28. 土耳其政府对于它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提出了理由，现在我将尽可能客观地加以分析。

29. 起初，这些驱逐出境的行动被描述为是对少数个人的“个别措施”，这些人在被逐之前一直享有高尚的名誉，也从未触犯过法律；接着，突然之间，他们竟都成了“土耳其国内外安全的一种危险”。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伊斯坦布尔的警察局长，在希腊总领事与之交涉时保证说，“再没有驱逐希腊国民的悬案了。”两个月后，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安卡拉的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向希腊大使保证说，刚才作出决定的某些新的驱逐出境的事件，是“孤立的事件”，是以一九三〇年的定居、商业和航海公约为根据的，并无大规模扩大这些措施的计划。这番话是在三月份讲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六、七月份又发生了些什么情况。

30. 尽管有这些保证，人们所看到的这些驱逐出境事件，使得真相大白，就是说，驱逐出境是集体措施，与受害人的行为无关。日益增多的驱逐出境事例，以及被驱逐出境的对象的身分和品质，都不容置疑地说明，名单上各个名字下所列的“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一成不变的理由，是缺乏严肃性的。顺便提一下，这种做法多少是一种天真的预防手段，试图给驱逐出境一事涂上一层合法的外表。

31. 从四月份起，再也不能用“颠覆活动”或“个别案件”作为借口了。于是，对于驱逐出境一事的真实动机，先后作出了非官方的和官方的解释，好象这样作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提出前述保证仅仅一个月之后，安卡拉外交部的这位司长又对希腊大使馆的参赞说，对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是下列事实的自然结果，就是说，土耳其政府与希腊政府不同，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当希腊政府在支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观点上表现了它对土耳其持有敌对态度时，土耳其政府就不能继续允许希腊国民享有特权”。

土耳其政府的代表补充说：

“……在这种情况下，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以前，根本谈不到为缔结一项新的定居公约开始谈判的问题”。

32. 甚至在更近些时候，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土耳其政府的一位发言人索伊萨尔先生，在谈到希腊政府最近对驱逐出境一事所提出的抗议时，宣称：“由于希腊政府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不友好政策，土耳其政府将中止它过去单方面给予希腊国民的特权待遇。”他还毫不迟疑地补充说，这些驱逐出境的措施是符合一九三〇年的定居公约的。

33. 最后，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就是这同一位发言人，作出了我已经引述过的这段发言：“如果希腊政府不改变它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态度，在伊斯坦布尔的总数约为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希腊国民，可能被‘集体’驱逐出境。”

34. 终于，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真实动机了，而且是从最有权威性的来源方面知道的。土耳其正在对我们说：“不是你们停止支持塞浦路斯，就是我们消灭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

35. 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事件中各自的态度问题，说来话长。不过，我认为，如果在希腊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中就唠唠叨叨地谈论安理会早已详细了解并已作出判断的事实，那是不适当的。我只提一件事：正是由于希腊所持的态度，由于希腊单方面的态度，塞浦路斯危机才没有恶化成为一场可能导致地中海东部战火弥漫的冲突。如果单单依靠土耳其的话，这场冲突早已发生了。谈到态度问题，如果土耳其当时在塞浦路斯支配的不是百分之十八的少数，而是百分之八十的多数，那么它早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不难想象的了。

36. 但是，我们今天被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谈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土耳其对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所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37. 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因为道义不允许一国政府在无辜者身上泄忿。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希腊

人与塞浦路斯危机毫不相干。国际道义也谴责一切集体惩罚的措施，也谴责完全旨在侵吞他们的财产而对外籍国民进行预谋的、有计划的掠夺。

38. 在法律上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法律虽然承认政府可以驱逐人们出境，但法律要求对每一事例进行个别审查，并禁止滥用任何这样极端的，且按其真正性质来说，令人反感的措施。在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在诸如驱逐出境这样重大的行政措施得以实施之前，每人有权诉诸主管司法机构，并为自己申辩。最为重要的是，法律谴责使用所谓报复措施。我不知道刚才由希腊方面揭发的这些措施，除了叫它报复措施外，还能给它什么别的名称，因为甚至土耳其也承认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是由于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所持的态度。

39. 长达五个世纪的土耳其的历史，看到今天安卡拉政府阴谋在和平时期摧毁那些甚至在最残暴的战争时期也曾为十五代的土耳其人所尊重的习俗制度，也要感到惊愕。就在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征服者穆罕默德马上承认了普世东正教大主教教区在他首都的合法存在。难道我们必须等待，等待到我们这个相互容忍和国际合作的时代，等待到这个以共处为象征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让土耳其今天来摧毁连奥斯曼帝国过去都知道应该如何保存的一切吗？

40. 发生这些事件的地区，对于人类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它是多种文化的摇篮。它曾经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人类精神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表现，通过了许多历史变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如今，当自由的疆界遍布于各大洲的时候，那些终于取得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的眼光，都转向早在他们之前就已获得了解放的地中海东部。

41. 土耳其政府，由于它所采取的措施和正在拟订的计划，在其他各大洲人们心目中已造成了一个形象，对此，我必须请求土耳其代表加以深思。

42. 希腊给予居住在它领土上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以优惠待遇，它甚至在面临挑衅之际还给予他们保护，这就说明希腊意识到它自己履行了它对人道原则应尽的义务，这些原则构成了地中海文明的精神遗产。

43. 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最近声称，希腊正在盲目地投入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伊诺努先生弄错了。

希腊对于土耳其的行动并不是熟视无睹的。相反，我们以遗憾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土耳其邻邦逐步走上一条理性已为感情压倒的狂妄的道路。我们注意了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我们曾耐心地、有步骤地提醒土耳其政府注意这些事态，并要求它结束这些事态。我们曾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只是到现在，当上述一切努力均归无效之时，我们今天才把这些事实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请它采取措施，制止对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迫害，以便防止在一个形势已达一触即发程度的地区爆发一场新的冲突。

44. 我刚才对你说过，有一个时间限度。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就是这个危机时刻；在这一天，土耳其废除了定居条约并宣布它打算此后实行集体驱逐出境，这一天是由土耳其自己规定的。

45.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达到了危险的关头：那天伊诺努先生企图来最后一手，直接用战争来威胁希腊，因为他现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里我要提到我九月八日的那封信[S/5941]。以下是土耳其总理当时的讲话：

“当前的局势不仅要求在任何时刻，用一切可能方法对塞浦路斯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冲突一旦发生，也将导致我们与希腊之间爆发战争。”

伊诺努先生还补充如下：

“希腊方面大肆叫嚣进行军事准备就是这方面的证据。希腊闭着眼睛正朝着挑起一场我们中间的武装冲突前进。如果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爆发这样一场战争，塞浦路斯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

46. 安理会将会注意到，伊诺努先生的这些发言中包含的不止是一个威胁，它们还包含着项严重的指控，我甚至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因为它是针对象希腊这样的国家，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就是热爱和平。

47. 在谈到这项指控之前，我想提请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注意伊诺努先生发言中有个显著的矛盾。他在发言开头说，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时刻都是必要的，即使它将引起一场与希腊的冲

突；但是他在结束时又断言说，如果发生这样的冲突，塞浦路斯问题就成为次要的了。我相信，希腊，以及一切和希腊一样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将同意伊诺努先生的这一说法，这就是说，在面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危机的时刻，促使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理由就成为次要的了。然而，土耳其总理为什么又主张进行这种干涉，并把它说成是在任何时刻都会发生的呢？他又是如何理解安全理事会责成他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或威胁要采取这种行动的一系列决议呢？

48. 土耳其总理说，他随时准备撕毁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明明是他自己制造了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他现在却硬把这些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请问安理会，这是可能的吗？这是可以想象的吗？

49. 现在我谈谈土耳其对希腊的指控。希腊政府的一些行动或声明，在某种程度上为土耳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某些借口，这或许是可能的或可以想象的。但是，在塞浦路斯问题持续了好几个月之后，安理会各理事国和世界舆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希腊在它面临有计划的挑衅时所持的克制态度，以及它在配合联合国进行调停和恢复和平工作时所提供的充分合作，始终是无可非议的。我认为我这样的讲法是实实在在的情况。

50. 但是，这种自我克制不仅限于塞浦路斯问题。我刚才向你谈到土耳其在双边关系上所采取的措施时，漏讲了一件事情。现在正是向你说明的适当时机。在面对这些挑衅行为时，希腊不论在政治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没有进行报复。希腊政府首脑就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是这样说的：

“不论土耳其采取何种暴力行为，希腊决不对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人进行报复，因为象我们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文明国家，不允许清白无辜的人遭受惩罚。”

51.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希腊政府的首脑一直宣称，必须完全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帕潘德里欧先生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的议会开幕词中谈到外交政策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接着，在谈到希土关系时，他说：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同盟问题对于我们双方都是头等重要的，双方必须竭尽全力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至于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寻求一项符合国际公道的解决办法。”

52.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在议会发言时，首相宣称：

“我们的政策不是挑衅政策。土耳其专横行事，负有罪责，我们感到遗憾。但土耳其不能借口希腊方面有类似的行为而作为它采取这些行动的理由。我们曾经不厌其烦地一再声明过，并将继续声明：希腊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如果遭到攻击，它的政策将是自卫政策。”

53. 五月十二日，帕潘德里欧先生在众议院讲话时，再一次声明：

“我们反对军事手段。我们不主张用侵略手段来实现我们的民族目标。我们将借助于第二次大战后在世界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工具。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54. 六月二十六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相说：

“我们只是谋求与土耳其恢复良好关系。两国间的亲切友好关系是对双方有利的。在希腊方面，没有任何对土耳其的挑衅行为的事例。对于土耳其方面的挑衅行为我们甚至也没有作出过反应。”

55. 八月八日，帕潘德里欧先生在答复土耳其部长会议的一份公报时，发表声明如下：

“希腊再次宣告它正在谋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个问题能够，并且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取得和平解决。如果土耳其发动进攻，希腊将进行自卫。这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

56. 八月十二日，在给伊诺努先生的复信中，帕潘德里欧先生写道：

“希腊爱好和平事业。我们方面不曾有过任何进攻或挑衅行为。不幸的是，土耳其方面则并不如此。就在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不

公道的迫害以及对塞浦路斯的希腊平民的残酷轰炸，不仅损害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损害了友好关系。但是，撇开过去不谈，我准备为你信中所提到的未来作出努力。”

57. 以上就是希腊政府首脑就希腊的政策和意图所作的声明。它与安卡拉方面所作的一些声明显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为这不仅涉及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先生的问题，他的发言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就在土耳其飞机对塞浦路斯平民进行轰炸之后，并在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通过了决议[S/5868]⁴之后，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一些将领竞相发表煽动性的言论。

58. 这里是几段最典型的发言。土耳其空军部长伊尔凡·图尔塞尔将军说：

“参加对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土耳其驾驶员是愉快地执行任务的，显然我们所有的飞行员都曾要求参加这次行动。”

海军上将乌兰说，土耳其舰队九个月来曾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行动，并说：

“我们感到极为苦恼的是，海军没有同样接到开火的命令，如果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就会叫希腊人领教我们的干涉是什么滋味了。”

59.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些行动。直到今天，土耳其的陆海军部队仍在塞浦路斯对面的土耳其领土上以及与希腊接壤的东色雷斯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土耳其海军部队曾多次侵犯塞浦路斯的领海。土耳其飞机也曾侵犯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领空。我可以把侵犯希腊领空的情况详细列表递交安理会处理。

60.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比土耳其对它驻塞浦路斯分遣部队所持的态度更能暴露土耳其政府的意图了。从十二月份以来，这支分遣部队违背了它据以驻在该岛的一九六〇年的联盟条约，未经缔约三方指挥部的许可，擅离兵营并占领一个战略阵地，切断了首都尼科西亚与最靠近希腊海岸的港口之间的主要交通线。秘书长曾作出努力，要土耳其分遣部队返回兵营，但终归无效。土耳其还拒绝把它的分遣部队置于

⁴同上。

联合国部队司令的指挥之下，而希腊则愿意随时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在安理会早已经过辩论，秘书长既认为希腊和土耳其的部队留在塞浦路斯丝毫无助于稳定局势，我当时就向安理会声明，我们愿意撤走我们的分遣部队，如果土耳其也这样做的话。这一建议也未得到土耳其的响应。土耳其的分遣部队是在阻挠联合国实施维持和平的计划，并且正在制造一个几乎每天都有反响的重大问题。

61.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安卡拉举行示威游行期间，土耳其陆军部长雅马尔·图拉尔将军，在十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亲自站在高呼“把军队开到塞浦路斯去”的人群前列。我指的是安卡拉举行的那次示威游行，其口号是反对希腊人和反对塞浦路斯人，也反对苏联人，反对美国人和反对阿拉伯人——总之，“反对一切人”。

62. 这就是正在土耳其发生的情况。我想听听土耳其政府提出那怕仅仅是一桩希腊方面的，可以与土耳其的这些侵略性和挑衅性行径相比拟的行动。

63. 就希腊而言，我们一向只有一条原则，并已声明多次，这就是，如果遭到进攻，则进行自卫。众所周知，自卫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土耳其曾经为了支持百分之十八的少数人民而行使干涉塞浦路斯的权利，如今，由于希腊声明它将保护百分之八十的塞浦路斯人民，土耳其竟然对它进行非难，这是我所不能想象的。

64. 但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鲜明的对照：希腊愿意无保留地协助联合国为进行调停和争取恢复和平所作的种种努力，并宣称它将按照联合国及其宪章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土耳其则从危机一开始起，就在言论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处处都离不开军事干涉。这难道不突出地说明土耳其从来就不曾信赖和平方式吗？或者，也许我应该指出，只有一次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在八月初，土耳其在对塞浦路斯进行了轰炸之后，却来到安全理事会谈起了“预防措施”。在和平方式已取代了战争观念的我们这个时代，对和平方式如此深恶痛绝，究竟是什么原因？安全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国代表将能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65. 就我们希腊人而言，情况是很清楚的。我们

对土耳其的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希腊精神的全部历史就已证明，我国政府在面对其应负的责任时，是从不畏缩犹豫的。害怕牺牲的思想从来不曾阻挡我国人民保卫这种希腊精神所献给人类的各项原则。因此，归根结底，土耳其目前正在施加的种种压力是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或有建设性的结果的。

66. 我们向联合国重申我们的诺言：我们要尽可能紧密地合作以寻求一项符合正义和根据宪章原则的公平解决办法。不过我们也必须重新提出我们的警告，这次是以最严肃的态度提出：如果土耳其坚持不改，不永远消除强加于人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67. 自塞浦路斯危机开始以来，承安理会让我参加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从一开始，我就曾一再重申：让我们消除一切军事行动的威胁，这样，通向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就将敞开无阻。在六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我说：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得到一般公认的原则基础上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大胆的主动行动……”

“那些采取这种主动行动的人们，归根结底，将会对……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第一一三七次会议，第48段。〕

68. 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和九日发生悲惨事件期间，希腊政府首脑本人有勇气向他自己的人民和他的塞浦路斯同胞说：“敌对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塞浦路斯问题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69. 希腊方面这种维护道义的勇气的实例，使它今天有权请你同样坦率地向土耳其说明，除了通过和平方式，塞浦路斯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双边基础上的关系也就不能重新建立。希腊所求于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只不过是希腊本身率先做了的事，只此而已，别无其他。

70.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在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悲惨事件的中心问题之前，我想说几句话来悼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调停员托米奥雅先生，并向他致敬；他为争取和平与达成谅解作出了宝贵的努力，但不幸中途去世。他将在我的国家内，作为一位

具有无可争议的才干和忠诚的伟大的国际公仆而为人铭记在心。

71. 安理会刚才从希腊代表那儿听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指控原是用作他向安理会提出无理申诉的依据的。我即将再提到这些指控并分别加以驳斥。但是，首先，我要把我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给主席先生的信〔S/5935〕⁵中扼要提出的对希腊的严重指控公诸于众，这些指控应是本安理会深切关注的问题。我将在此简略地加以列举。

72. 一九四七年的意大利和平条约把多德卡尼斯群岛划归希腊，该条约第14条规定，这些岛屿应保持非军事化。但土耳其政府已得到确凿的消息，希腊最近已在这些岛上集结部队和军事装备。关于这一破坏行为，有关条约的签署国已及时获得通知。

73. 希腊已在各条战线上对土耳其加强战备。集结的部队、坦克和重型大炮已开往土耳其边境的西色雷斯。该地区的科莫提尼人民向护送部队欢呼：“到伊斯坦布尔去，到伊斯坦布尔去。”这些就是要去保卫希腊边疆的希腊护送部队。

74.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希腊国防部长加鲁法利阿斯先生说，他曾下令派军队开往土耳其边境，并派舰队在爱琴海巡逻。接近土耳其边境的一些希腊村庄已被疏散一空。与此同时，希腊领导人还在发表反对土耳其的激烈和煽动性的讲话。

75. 当有人问到这些集结在土耳其边境的部队时，希腊驻安卡拉的大使馆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他们在履行他们北约组织的义务，这些义务，显然是他们在过去十二年内所忘记履行了的。同时，原定于十月份入伍的那批新兵，已提前两个月应征入伍。

76. 希腊的这些侵略行动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方面，就是希腊政府在这个不幸的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态度和活动。这个问题无疑是危害该地区和平的根源。首先，希腊政府就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眼皮底下公然入侵塞浦路斯岛。希腊外交大臣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威胁性地对土耳其驻雅典大使说，希腊驻在塞

⁵同上。

浦路斯的部队现有一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是一桩侵占一个原是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的事件，这个国家遭到国内政府一部分人和部分人民的反对，而这些人现在却为另一部分叛乱分子扣押着作为人质。如果对这样的先例不予制止的话，对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来说，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灾难将永无休止的时刻。

77. 其次，希腊政府伙同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政权，把一九六〇年的保证条约和其他条约撇在一边，而希腊政府本身正是缔约国的一方和保证国之一。他们怂恿马卡里奥斯政府践踏应该由他们自己保证的该岛的宪法。甚至在今天，他们还继续纵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从事非法的、不人道的行为。毫无疑问，受到希腊政府纵容的塞浦路斯叛乱政府的这些非法行为中，最不人道和最野蛮的就是所谓经济封锁，它实际上就是目前在塞浦路斯实行的饥饿政策。在我要求向本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分发的一封信件[S/5958]⁹中，我已报道了有关这一不人道的措施的最新情况。当然，在专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安理会会议上，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它。

78. 暂且，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通过饥饿实行镇压的措施在塞浦路斯已成为最危险的一触即发的问题，而希腊政府，作为塞浦路斯宪法的一个保证国，竟然参与了这些不人道的行为，这样就对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79. 第三，也是上述两点的必然结果，希腊政府摈弃已故的调停员所作的调解努力，使之前功尽弃。它这样做是配合了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所采取的手段，这就排除了达成任何取得一致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希腊政府已成为采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马卡里奥斯政策的伙伴，它对安全理事会的意见轻蔑鄙弃，置若罔闻。

80. 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方针，对我国与希腊之间关系的惊人恶化负有直接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实际上是面对着一份希腊的最后通牒。希腊政府无异是在告诫土耳其：“根据现有条约，

你们不得行使干涉塞浦路斯的权利；对于以希腊精神的名义正在那儿犯下的一切暴行，你们只能默然旁观；你们不得动弹，否则，我将向你们全面宣战。”这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语言，也不是一个明知负有条约义务的友好邻邦的语言。这是侵略者的语言。

81. 与这种蛮横无礼的态度相呼应的，是一个诋毁土耳其的运动，这在邻国之间和属于同一国家集团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仇视土耳其”的运动，通过各种阴谋诡计并耗用巨额经费在世界各地展开。派驻在一个与双方都友好的国家首都的希腊大使，在写给报社关于土耳其的信件中，使用了往往对于敌人尚且不用的语言。甚至在另一个国家中一个致力于崇高事业的慈善机构也被利用来散布对土耳其的仇恨心理。更有甚者，两国关系的恶化却都归咎于土耳其。

82. 两个邻国的关系恶化到如此危险的地步，其原因是不难找到的。这是希腊领土扩张主义的可耻复活。这是希腊人心中隐而未灭的梦想的复甦，这是狂妄自大的梦想，是要在各个帝国纷纷崩溃的时代复活拜占庭大帝国的梦想。约在四十年前，正是这个梦想，使希腊在帝国主义的煽动下，把军队开进了土耳其大陆的心脏。这就是希腊代表所描绘的以和平作为政策基石的希腊的本来面目。我们曾希望从此刀枪入库，言归于好，但是，显然，夺取另一个岛屿的诱惑对他们实在太大了。

83. 对于这样的诱惑，希腊选择了最少阻力的办法。它不是作为一个邻邦、一个朋友和一个同盟者来对待自己的责任；与之相反，它选择了追随马卡里奥斯政权的阴险奸诈和暧昧不明的方针。它已使自己卷入了纠纷。

84.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的首脑，终于摆脱一切约束，公开站出来要求由希腊合并这个岛屿。他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接见尼科西亚出版的希腊文日报战斗报的编辑尼科·萨姆松时说：

“我的抱负是完成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我要的是由希腊合并这整个岛国，而不是仅仅该岛的一部分。即使我必须作出自我牺牲和面对死亡，

⁹同上。

我也不放弃这项政策。我要使塞浦路斯整个地与希腊合并，这样，希腊的边界就将延伸到北非的海岸。”

希腊要在北非海岸干些什么，那将是值得北非人民深思寻味的。

85. 这里引述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主教的又一段讲话，这次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接见雅典下午报记者时所讲的：

“我的抱负是在历史上成为完成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人物。这样，希腊的边界就将延伸到北非海岸。”

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北非这个神秘的课题。

86. 就在上星期，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现在在这里的旁听席上——向世界报界宣布：

“只有一个希腊。只有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及一个共同的行动方针。这是在必须采取的共同行动上协调各种努力的问题。”

这番话就完全招认了希腊政府和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之间的暗中勾结，其目的是结束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并把它并入希腊。

87. 就在不久以前，就在这个安理会议事厅里，我曾向我的希腊同事提出请求说，我们两国共同面对自己应负的责任，结束这个悲剧性的问题，还不太迟。现在看来，似乎已太迟了。如果本安理会的召开是为了主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葬礼，因为这个国家正被缓慢而无情地推向与希腊合并，那么我的政府将拒绝作为这个骗局的一方。作为最后办法，我遵照我的政府的指示，现在请求安理会派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到塞浦路斯岛去，以便查明真相，并向安理会汇报。

88. 现在我将就希腊代表对我的政府所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作出尽可能简明的答复。希腊代表曾要求召开一个安理会紧急会议来审议他所谓的把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公民集体驱逐出境一事。这件事本身，说不上是什么扰乱和平的问题。但它确实会扰乱人们的安宁心情，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两个邻国之间蜜月时代的结束。我即将简单地说

明这项行政措施的法律根据。但是让我首先说明，抛开法律方面的种种繁文缛节，这件事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根据一九三〇年的定居公约，在土耳其定居的希腊公民，取得了所有其他外国人不能享有的特殊权利，主要是准许他们从事某些通常只留给本国公民从事的职业和手工业，并且他们不受居留期限的约束。这项公约签订了，这些特权就宽厚地给予了希腊公民，这时希腊和土耳其已宣誓永远作为良友善邻而共处。

89. 当希腊现政府在攫取土地的诱惑面前已不能自主的时刻，而我们双方的分歧已达到了极端危险的地步，就再也没有理由给予这些特权了。于是，根据该条约的有关条款，我们及时发出了废除该条约的通知，并即将生效。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起，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公民，和其他外国公民一样，其身分和居留事宜将受到同样法律规定的约束。他们在土耳其的资产将被封锁，就象自愿选择寓居国外的土耳其公民一样。至于这些房地产和资产的解除封锁的规定，将与适用于所有外国侨民的规定相同。因此，并没有象希腊政府要我们相信的那种报复性的集体驱逐出境的事。当希腊公开准备对土耳其进行侵略战争，并全力以赴地开展一场仇视土耳其的罪恶运动时，土耳其若再继续给希腊公民以特殊权利，让他们获得土耳其族的求职者本身所急需的职业，那就未免滑稽了。

90. 土耳其政府已宣布废除有关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国民的条约，这是根据该条约本身的规定所作出的措施。土耳其政府的这一行动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但希腊代表团不顾这些事实，试图把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讨论，徒然而且不必要地浪费了安全理事会的宝贵时间。在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内，几乎都有外国侨民居住；他们的地位是由各项国际协定决定的。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根据这些协定的规定，决定加以废除，难道安全理事会能够禁止或劝阻它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吗？然而希腊代表团想方设法要安理会在这件具体事件上做的恰恰就是这样。

91. 现在是否可以允许我从法律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一些说明？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血统的人，应划分为不同的两类，而他们也是这样划分的，即希腊血统的土耳其公民和希腊公民。对于希腊血统的土耳其公民，我们不曾采取过任何行动。这些人享有宪法及

有关法律承认一切土耳其公民得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不分宗教、语言或民族，同时也应履行上述法律为他们规定的义务。

92. 至于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公民，政府当局认为必须采取某些只影响到其中少数人的措施。这些措施分为两类：(a)某些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公民，由于非法从事某些只准土耳其公民从事的职业，经通知在规定时间内结束他们的职业，但并不属于驱逐范围之列；(b)某些不属于上述范畴的其他希腊公民，进行了反对这个国家的活动，已被确实查明并被认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则按照现行法令，要求他们离开土耳其。

93. 关于这点，我觉得我必须指出希腊政府的行动：即利用居住在土耳其的这些希腊公民作为达到其扩张主义目的的代理人。已被驱逐出境的希腊公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他们在希腊政府的教唆下，对土耳其安全所进行的罪恶的颠覆活动，已被土耳其当局查明属实。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总领事馆曾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大本营。特别是去年圣诞节塞浦路斯问题爆发以后，这种颠覆活动更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此外，还发现希腊公民犯有破坏货币管制的罪行的许多案例，甚至有人通过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馆进行私运货币出口的非法活动，以资助塞浦路斯的“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的恐怖分子。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指望任何国家政府不行使它的权利，把进行活动危害其国内外安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

94. 对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公民所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是以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土耳其与希腊在安卡拉签订的定居、商业和航海公约⁷中的条款作为根据的。我将宣读上述条约的第2条和第4条。第2条规定如下：

“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在个别情况下，或由于法律规定，或根据有关公共道德、公共卫生和行乞的法律或规定，或出于事关国内外安全的理由，得保留拒不准许另一方的国民在其国内立业或居住以及根据上述理由将他们驱逐出境的权利。

“另一方承担接回因此被驱逐出境的本国国民

民及其家属，如果其国籍由主管领事证明属实。本规定不适用于因政治原因而不受欢迎的人。”

该条约第4条规定如下：

“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在遵守另一方国内现行法律的条件，得在该国由本人或通过他们愿意雇佣的代理人经营商业。缔约国双方同意，在有关商业、航行和工业以及从事专门职业或手工业或任何职业的一切事务中，缔约国一方业已给予或以后可能给予另一外国的船只和公民或臣民的任何特权、优惠或豁免，应同时，不附带要求、条件或补偿地给予缔约国另一方的船只和国民，缔约国双方的目的是相互给予最惠国的平等待遇。但是，不言而喻，缔约国双方得根据法律和规定，为本国国民保留他们认为应予保留的行商、小贩或任何其他手工业或职业。”

以上就是曾被应用于所谓土耳其驱逐希腊人出境一事上的条款。

95. 由于一九三〇年签订这项定居公约的环境和条件已发生全面变化，土耳其政府遵照上述公约第36条，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通知希腊政府，该公约将于六个月后，即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不再生效，这是在上述同一条款中规定的。土耳其在宣布它打算废除这一业已过时的公约时，严格恪守了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并且只行使了该条约本身准予它行使的权利。同时，土耳其政府认为该公约在六个月期满之前还是有效的。

96. 还有许多其他指控，都是非常刻毒，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也许其中最刻毒的一项指控，由于它是那样不合理而使我们对其最起反感的，就是有关土耳其境内的大主教教区的问题。希腊政府最近向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条约签署国分发了一份照会，就所谓土耳其公然违反上述条约规定对伊斯坦布尔的普世东正教大主教教区采取严厉措施一事提出抗议。此外，希腊政府许多月以来一直在开展一场有计划的反对土耳其的运动，指责土耳其妨碍宗教自由，并列举土耳其驱逐两名大主教出境和封闭大主教教区出版社等事作为佐证。

97. 但是，事实真相却是这样的。洛桑条约对伊

⁷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二十五卷，1931-1932年，第2866号。

斯坦布尔的大主教教区问题未作规定。在洛桑会议的准备阶段，曾讨论过教区问题。鉴于教区在奥斯曼帝国中进行政治活动的长期历史，土耳其代表在洛桑会议上要求把它迁出土耳其。只是在希腊和协约国代表团作出了关于教区将不参加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活动的严肃保证之后，土耳其代表团才同意它继续留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从未采取过有违此项协议的任何行动，守法的教区教士也从未受到过干涉。

98. 至于这两名被褫夺土耳其公民资格并被要求离境的大主教，事实是很清楚的。这两名希腊正教教士分别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年放弃希腊国籍，取得了土耳其公民资格。从那时起，他们曾从事属于颠覆性质的政治、行政、教育和社会方面的活动，破坏了大主教教区的条约地位。他们实际上已充当了教区的官员，教区的代理人。他们实际上已充当了希腊政府的官员，接受了把该政府的愿望和命令传达给土耳其的东正教公民的任务。此外，他们还曾干预希腊少数民族学校的课程，并且宣传希腊精神的教义，借以腐蚀希腊血统的土耳其公民的忠诚。他们在希腊少数民族中间从事破坏土耳其威信与安全的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也是不遗余力的。土耳其当局就这些超出他们职业范围的活动多次提出警告而他们置之不理，这才依法褫夺了他们的土耳其国籍并要求他们离开本国。一个国家准许某一个人取得该国国籍，是一项主权行为，而这项主权行为本身就附带有取消这种优惠待遇的相应权利，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99. 从我刚才所述，可见土耳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反对这个大主教教区，或是因信仰或职业的缘故反对任何教士。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是个别人，他们破坏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破坏了他们所属圣教的国际地位，并且充当了为希腊政府扩张主义野心效劳的第五纵队。除了这些人，大主教教区、普世东正教大主教本人和其他人员都享有，并且将继续享有给予一切公民的传统尊重和法律保护。首先，必须着重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一个容忍异教和信仰自由的乐土。土耳其共和国忠实地继续奉行这一传统并把它写入了本国的宪法；土耳其宪法庄严地规定，全体公民，不论其民族、肤色、主义、性别、语言、信仰或哲学思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受到法律的保

护。任何一个守法的土耳其公民都无须为他的安全担心。

100. 听到我的希腊同事谈到最近在安卡拉、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示威游行一事，我确实感到痛心。示威游行期间发生的某些行为是一小撮极端分子干的。他们乘机反对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这些行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当伊斯梅特·伊诺努总理在议会讲话中对这些为国内大多数人所不满的不负责任的人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谴责时，土耳其政府已对这些事件表示了歉意。肇事者已被逮捕受审，并将受到应有的惩处。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示威游行而遭难的人将得到全部赔偿。有时人们的感情难免会失去控制，于是令人遗憾的事件就发生了。

101. 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听到我的希腊同事谈到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和七日所发生的事件。土耳其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观点，曾加以反复申述，并由伊诺努总理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在土耳其议会再次作了说明。总理在讲话中说，九月六日和七日的事件犹如暴风雨般地突然发生，而在一天之内同样突然地告终；土耳其国家曾对这些事件进行谴责，表示遗憾，并惩处了肇事者；对于在这些事件中遭受损失的人，已给予全部赔偿。

102. 我必须指出，在这些事件中，并无一人死亡。由于上述事件，政府已付给遭受物质损失的人们约值六千万土耳其里拉的赔偿。

103. 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几个月来每天面临着的事件，其后果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并且由于面临饥渴，他们在希腊人手中遭受到远为巨大的损失——生命的丧失。我想知道希腊政府是否能对这些由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一手造成的悲惨事件进行谴责，并要求对肇事者进行惩罚。希腊政府是否能要求他们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听听希腊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将是饶有兴趣的事。

104. 希腊代表在结束他的长篇指控时，提到了土耳其总理在国民议会中的发言。我想如果我可以引述土耳其总理最近发言中的几句话，即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他在国民议会中的发言，那就能概括整个情况；

我想这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恶化到决裂地步。

“希腊现政府与塞浦路斯的恐怖活动密切结合，构成了破坏和平的根本原因。这是希腊走上错误道路的责任所在。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阻挠别人行使干预的权利，并且竭尽全力着手作反对别人干预的种种准备。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有人干预，就把由此而爆发的战争局限于塞浦路斯，因为这是对希腊有利的。”

105. 希腊领导人居然认为，在他们与土耳其中断友好关系并开始交战之后，战争会局限于塞浦路斯，这是很奇怪的想法，也是非常错误的估计。一旦希腊无理地使土耳其与希腊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则这场战争必将波及两国的所有战线。

106. 希腊妄图扩张领土并在塞浦路斯混水摸鱼，真是罪恶累累；现在应由安理会来决定它是否有正当理由提出这样的申诉。我认为希腊政府犯有下列罪行：无视条约义务，运用卑劣手法并吞别国领土并用战争手段威胁世界和平。我认为他们向安理会提出这一申诉，目的是转移视线，掩饰罪迹。我再一次建议，为了查明真相，安全理事会应指派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前往塞浦路斯岛，把希腊政府的公开的和隐蔽的行为公诸于众，这将是有益的。措施。

107.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土耳其代表就我今天上午发言的第一部分，特别是关于现在实施中的消灭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的计划，企图加以反驳；我的代表团保留它在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对此进行答辩的权利。到适当的时间，我打算向土耳其代表提出两个问题。现在我就把这两个问题告诉他，以便他有充分时间准备新的论点作出答复。

108. 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土耳其代表是否能够向我们说明，从伊斯坦布尔被驱逐出境的两名圣教高级神职人员从事了些什么颠覆活动？他确已告诉我们，奉公守法的公民是无须害怕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干了些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他们被指控犯有何罪，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些指控作出回答。

109. 请允许我现在指出，截至一九六四年七月

二十四日，并包括那天在内，被驱逐出境的九百九十名希腊人中，有一百二十人已年逾七十，约有二十人已八十多岁。在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们中间，有八名瘫痪者、三名盲人、一名聋哑、两名残废、四名精神病患者和九名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驱逐出境的命令甚至发给那些早已死亡的人，例如：伊拉克利斯·帕姆菲洛斯，死于一九六三年；基米特里奥斯·阿夫古斯塔基斯和帕纳约蒂斯·帕纳约图，都死于一九六二年；乔治·罗索普洛斯，死于一九五九年；彼得·萨格雷佐斯，死于一九五八年；甚至还有早在十六年前就死了的康斯坦丁·基莫利阿蒂斯！也许有人能向我们解释，所有这些死人现在又怎样能接受报酬来支持“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的恐怖分子呢？从坟墓里出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吧！

110. 我要向土耳其代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土耳其代表谈到塞浦路斯，谈到正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些事情描绘为可悲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正在日夜努力，寻求一条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但是他为什么不承认他的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采取的令人反感的报复行为呢？

111. 土耳其代表刚才对希腊提出了一系列指控。埃拉尔普先生企图转移人们对于伊斯坦布尔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注意——那里的希腊人正遭受着无情的迫害，他却向我们谈论塞浦路斯，谈论多德卡尼斯群岛，谈论色雷斯；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地方的希腊武装部队简直多得使山川都黯然失色。对此我应予以答复。但是首先，由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希腊是否是依据什么条约而对土耳其说，“你们不得行使干涉的权利”？我要提醒他，这话是安全理事会说的，因此，他必须向安理会，而不是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112. 讲清了这一点，现在我谈一下我先前答应要作的答复：除了正式驻在那里的分遣部队外，塞浦路斯没有任何希腊武装部队。可能有一些塞浦路斯学生，在学年结束时，返回塞浦路斯去支援他们正在遭受威胁的故乡，就象某些正在希腊服兵役的塞浦路斯出身的新兵，可能跑回塞浦路斯一样。国防大臣已采取严厉措施以防止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最后，还有曾为塞浦路斯政府雇佣来指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军的少

数退伍军官或预备军官，他们应召入伍以保卫国家，抵制土耳其的威胁；这种威胁，在一再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之后，终于以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和九日的空中轰炸而见诸行动了。

113. 至于土耳其究竟有没有派增援部队到塞浦路斯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根据我们现在接到的消息，仅举科基纳村庄为例，至少有五百名战斗人员，都是土耳其国民，已被秘密派往那里。最近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一次照片展览会上，可以看到八月份在科基纳的军事行动中战死的土耳其战斗人员的照片。在这方面，我能向你列举其中若干人的名字：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萨拉希·阿赫梅特、穆罕默德·埃拉、哈桑·优素福、奥泽尔·阿里、弗瓦亚特·阿里和阿赫马特·阿尔坦·卡米尔。除了战斗人员外，土耳其还定期向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供应武器和弹药。这是关于该岛本身领土上的情况。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土耳其还定期派遣陆、空、海军前往该岛附近一带，这些军队出现在该岛对面的海岸上以及紧接该岛的地区，并继续举行军事演习，其目的是为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武装抵抗助威。

114. 威胁、军事集结、军事演习和显示海军力量，再加上空中袭击，加剧了该岛的动荡不安。这些行动是危害维持和平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和平则是取得政治解决办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115. 我现在谈谈西色雷斯，希腊的色雷斯。希腊在那里驻有一支军队，其兵力不到一个师，而且在这支部队的部署和兵力上都不曾作过任何变动。当然，通常的轮换是有的。希腊驻在色雷斯的空军部队，无论在部署或力量上都不曾有过变动。

116. 相反，就在希腊领土对面的东色雷斯，土耳其驻有它的第一军，那是由两个军团和一个后备军的第三军团组成的。这支部队最近经过重新部署，使之对准并更为接近希腊边境。这支陆军拥有强大的突击部队、重型大炮、“诚实的约翰”火箭和强大的空军支援。

117. 这就足以回答所谓希腊正在色雷斯威胁土耳其边境的说法了。事实上，真实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土耳其最近在色雷斯的军事行动才是对希腊的一种真正威胁。

118. 至于土耳其硬说，希腊已着手在多德卡尼斯群岛上大量集结军队和军用物资，违反了一九四七年在巴黎签订的意大利和约——顺便提一下，土耳其不是缔约的一方——我必须说明，在这些岛上，除了该条约批准的保安部队和地方新兵训练营之外，别无海军或空军部队。在根据一九六三年洛桑条约而实行非军事化的爱琴海群岛上，情况也是这样。

119. 另一方面，土耳其最近却对它通常驻在靠近这些岛屿的大陆上的部队补充了相当多的增援部队。允许我提出其中的某些地方：在希腊的非军事化的罗得岛和科斯岛对面的博德鲁姆有一千二百人和炮兵部队；在希腊的非军事化的萨摩斯岛对面的索克有两个营；在土麦拿地区有一营海军陆战队，附有海军登陆部队和一支护航部队；在埃德雷米特有一个营。

120. 所有这些部队都具有进攻能力；因此，随时随刻都有这样的严重危险：土耳其在海、空军的支持下，在希腊的这些非军事化的岛屿登陆。由于土耳其空军公然违反洛桑条约第13条，一再飞越这些岛屿，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

121.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兜圈子说话呢？土耳其政府曾要求安全理事会“毫不迟延地派一个事实调查团到这个地区去”[S/5935]。这是埃拉尔普先生在九月六日的信件[S/5935]中提到的。至于塞浦路斯的领土问题，不属于我该回答的问题，这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情。

122. 但是，就希腊领土而言，我们再也不要求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在我们看来，这个意见是非常好的，倘若首先在所有那些土耳其地区进行调查的话；我已说过，威胁行动就在那些地区发生，其中包括对这个岛发动空中袭击和海军示威的出发地点。

123. 这就是我对土耳其代表所提出的指控的回答。我们接受这种调查；我们甚至欢迎这种调查。让事实水落石出，让事实调查团的成员完成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巡视计划，以便亲眼看看在那里展开的这出戏剧。

124. **主席**：名单上没有别人要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发言了。本主席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经过讨论后，同意我们将在今天下午三时举行的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25. 我们还必须决定对有待安理会解决的各个问题进行审议的程序。我们已一致同意，我们应当决定什么时候恢复讨论安理会上次会上审议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没有人反对我们在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审议这个问题。如无异议，会议将这样决定。

126. **迪安爵士**(联合王国)：我感谢主席向我们说明了他为我们今后工作定下的计划。对于他的建议，我毫无异议并且愿意表示赞同。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提出一个简短的意见以提醒主席：即我们昨天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紧急问题。我认为，如果有一天或两天的休息时间来考虑现已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也许是合适的。因此，象我所说的，我的代表团将很高兴在九月十四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希望——我想这肯定也是大家的希望——如果我们在星期一上午果真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不再中断，一直讨论到问题结束为止。

127.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同意安理会的一致意

见并对本主席概述的有关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没有异议，对此我表示感谢。

128. 我认为，我们在九月十四日星期一决定我们进行工作程序的时候，安理会应考虑到联合王国代表刚才的发言。我理解，联合王国代表并不反对我所建议的程序，而且并不坚持要求正式通过他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包含着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因此——大家都知道——相当难于解决。第一个未知数是，我们不能预知今天下午的会上，我们在眼前这个问题上将取得何种进展。第二个未知数是，我们无法断定，我们就马来西亚向安理会提出的申诉的讨论将取得多大的成果。

129.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这是我对联合王国代表所作发言的解释——考虑到联合王国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在下次会议上重新讨论我们今后工作的安排问题。当然，我指的是马来西亚的指控问题。

130. 既然没有其他意见，我认为安理会同意我刚才提出的计划。会议就如此决定。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